

吐蕃子年左二将户状与所谓“擘三部落”

杨际平

(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)

敦煌发现的 S3287 号文书反面保存吐蕃时期沙州某部落左二将户状计五份, 其中两件残缺, 三件完整。各件文书所署的年月分别为“子年五月”与“子年六月”。王尧、陈践同志拟名为《子年擘三部落户口手实》, 以为“这一子年, 应是七九〇年的午年分部落以后不久, 定为七九六年丙子, 可能较为合适”^①。池田温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则拟名为《吐蕃子年五月沙州左二将百姓汜履倩等户口状上》, 以为其年代应在“九世纪前半”。笔者以为王尧、陈践两同志推测的年代恐不确, 池田温氏推断的年代则嫌幅度太宽。而且, 当时是否有“擘三部落”之名, 也还值得考虑。为讨论方便, 先过录子年左二将汜住住与索宪忠户状于下:

左二将

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 户汜国珍死 妻张念念在 男住住在

男不采在 小妇宠宠出度 奴紧子论悉灼夕将去 奴金剛口

婢落娘已上并论悉灼息将去口 婢口口

女美娘嫁与同将人索定德酉年新 男不羨^{娶左十将索十国?}_{女大娘}男住住^{山加口伽伽男龙死}娶下部落王海女十二 男君子年十 女小娘年十二八藏 女团娘年

六 女美保年一 男不采娶同将宋进祥女七娘 女严子五

休子年三 女判子年二 妹团团出嫁与左三画平平 妹性娘出度

右通午年擘三部落口及已后新生口如前, 口

皆依实, 亦无隐漏不通如后有人纪告, 称

有隐漏, 请求依法科断。子年六月一日, 百姓

汜住住状。

(以下余白)

左二将 状上

户索宪忠 妻阴 男远远男顺顺 女犯娘出度

女金娘^{出嫁与同部落}_{吴通下邓道} 婢目目午年擘三部落已后新生口 男性奴出度 女檐娘^{嫁与丝绵}_{部落张口}下张清清 女意娘出度 男再和出度 远远妻^{娶同部落吴通下}_{鄯石奴妹女翺口}

女扁娘 男迁迁 妻娶本将程弟姪女

右通前件新旧口并皆依实，如后有人

讧告，括检不同，求受偷人条，教请处分。

口件如前，谨状。

子年五月 日百姓索宪忠

(以下余白)

上述户状的特点是将各户家口分为两部分：一部分是午年划分部落时的家口，即所谓“旧口”；一部分是午年分部落后的“新生口”，又称为“新口”。索宪忠户，索宪忠及其妻阴氏，男远远、顺顺，女金娘、犯娘，婢目目等都是“旧口”。索宪忠之男性奴、再和、迁迁，女檐娘、意娘等为午年以后的新生口。远远妻扁娘、迁迁妻程氏都是午年以后新娶的媳妇，故皆列为“新口”。汜住住户，午年分部落时，汜国珍为户主。子年上户状时，汜国珍已故，由汜住住承户。因户主前后变动，故该件称谓十分混乱。

“午年孽三部落依牌子口”部分之妻某、男某、女某，乃汜国珍之妻、之男、之女。

“小妇”疑为妾，前户主亡故后“出度”。“女美娘”名下加注“酉年新”三字，因明“美娘”以下各口都是“新生口”。其中，“女美娘”、“男不美”乃前户主汜国珍之男、之女。“妹团团”、“妹性娘”、“男君子”、“女小娘”等，乃现户主汜住住之妹、之男、之女。而“女严子”、“（女）休子”、“女判子”，又是汜住住弟不采之女。

我们已经确知吐蕃时期沙州划分部落始于790年（午年）。根据左二将户状各户家口的异动情况，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子年左二将户状的年代。吐蕃占领沙州后共历五个子年②：丙子（796）、戊子（808）、庚子（820）、壬子（832）、甲子（844年）。据户状，汜住住之女小娘、男君子都是午年划分部落之后之“新生口”，且其已分别年届12岁与10岁。由此可知，此“子年”决非丙子（796）年。

戊子（808）年上距庚午（790）年仅18年。汜住住户之不美、美娘、团团，索宪忠户之檐娘、迁迁，梁定国户之金刚，汜履倩户之履勛心娘、太娘，都是庚午年以后之“新生口”，且皆已婚嫁。因为当时婚嫁的年龄多在20—30岁，上述众多男女不可能都刚好生于庚午年划分部落后之当年，且又都在18岁以前婚嫁。故知子年左二将户状也决不可能成于戊子（808）年。

壬子（832）年、甲子（844）年上距划分部落之庚午年分别为42年与54年。据索宪忠户状，索远远似为索宪忠长子，远远身后尚有顺顺、犯娘、金娘（以上三人皆生于公元790年以前）、迁迁（生于公元790年以后）。远远与金娘，至少相差5岁。庚午年，远远尚未婚娶。由此推算，庚午划分部落时，索远远当在5—30岁之间（索顺顺当在3—28岁之间），索宪忠夫妻当在25—50岁之间。那么到庚子年（820年），索远远、索顺顺当在33—60岁之间，索宪忠夫妻当在55—80岁之间；至壬子年（832年），索远远、索顺顺、当在45—72岁之间，索宪忠夫妻当在67—92岁之间；至甲子年（844年），索远远、索顺顺当在57—84岁之间，索宪忠夫妻当在79—104岁之间。但索宪忠子年上户状之时，索宪忠夫妻都还健在，索远远虽已娶妻而尚无子女，索顺顺尚未婚娶。由此推想，索宪忠上户状之“子”年，并非“壬子”、“甲子”，而是前此之庚子，即公元

820年。如果说,一家一户的婚嫁生育可能会出现各种特殊情况,那么,我们还可以以汜住住户、梁定国户的“新、旧口”情况继续进行推算。汜住住、汜不采、梁定国都是“旧口”,至“子”年上户状时,他们都是有子女而无孙。姑假定庚午划分部落时,他们都只有5—10岁。那么,至庚子年,他们都当有35—40岁。此时,他们诚有可能有子女而无孙。若至壬子年,他们都当有47—52岁(至甲子年,则当有59—64岁),按其年龄,应可能有孙辈,然而事实上,汜住住、汜不采、梁定国等三人至“子”年上户状时皆无孙儿辈。梁定国户仅长男金刚已婚娶,其他子女尚未婚嫁。由此亦可推论,索宪忠等户上户状之“子”年,应为公元820年之“庚子”年,而非“壬子”、“甲子”。

这里再谈谈所谓的“擘三部落”问题。前已述之,沙州子年左二将户状,将各户家口分为“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”与“午年擘三部落已后新生口”两部分。所谓“擘三部落”云云,中外学者多以为此乃部落之名^③。王尧、陈践同志更认为“S3287号卷子中所谓的‘擘三部落’,正是吐蕃五茹六十东岱制中的王茹(即中央部队)Phyugs-mtsams部落的对音”。王、陈二位还进而推论:“当时吐蕃军队的行动与部落的行动是密切关连的,开赴瓜、沙、甘、凉的吐蕃军人是全部落行动,军队打到那里,整个部落也随之而来;以这些吐蕃部落为核心,再把若干汉户收编在部落之中,便于管理约束。后来,形势有了变化,社会日趋安定,才逐渐重新编组为以行业(丝绵)或居住地(上、下)等等为主的纯汉户部落。后来就是按照部落编制来分配田亩、征收赋税了。”^④

笔者也曾以为“擘三部落”乃部落之名,后经学友谢重光同志提示,始疑其误。诚如王尧、陈践两位同志所论,吐蕃五茹六十东岱中有Phyugs-mtsams这一部落。但这一部落是否到过沙州,且自庚午年(790年)至庚子年(820年)是否一直驻扎在沙州,还有很大疑问。从左二将索宪忠等户的姓名与婚姻情况看,索宪忠、汜履倩、汜住住、梁定国等都非吐蕃人氏。午年分部落后,此四户共有十人婚嫁,其所嫁娶者,似乎皆非吐蕃人。现存《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》(P2162号文书)残卷共有28户,其中亦未见吐蕃人氏。吐蕃时期敦煌各种契券为数不少,也罕见吐蕃人氏。由此可见,吐蕃占领沙州后,并未将吐蕃部落迁至沙州。索宪忠等人所在部落,也不是以吐蕃人为核心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吐蕃时期敦煌汉文契约文书中,屡见悉董萨、乞骨萨、行人部落、丝绵部落、僧尼部落之名,而绝未见“擘三部落”者。由此不免引起怀疑:吐蕃时期,沙州有无“擘三”这一部落?索宪忠等户是否属于“擘三部落”?

就笔者所知,汉文“擘三部落”这四个字仅见于上述索宪忠等户户状。其行文为:“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”、“右通午年擘三部落口及已后新生口如前”、“午年擘三部落已后新生口”。在这里,“擘三部落”四字总是与“午年”两字连用,并用以表示时间概念。由此,我们可以这样设想:如果“擘三”两字乃部落名称,那么,我们可否将“擘三”部落暂改为其他部落名称(如悉董萨部落),再看它是否言从字顺。实际上,这么一改,就会出现“午年悉董萨部落已后新生口”这类含义不清而又别扭的说法。

我们知道,吐蕃占领敦煌后,曾将当地居民划分为三个部落。敦煌名门阴嘉珍就曾任“大蕃瓜州节度行军并沙州三部落仓曹及支计等使”^⑤。而子年左二将索宪忠等户户状之所谓“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”,也正是午年分三部落时户口之意;所谓“午年擘三部落已后新生口”云云,又正是午年划分三部落以后新生口之意,这恐怕不是偶然的

巧合。

这里还应考察,“擘”字是否具有划分的含义。查《说文解字》卷12上《手部》,曰:“擘:搗也。从手,辟声,博尸切”。“搗:裂也。从手,为声。一曰手指也。许归切”。又见《宋本玉篇》卷六《手部》:“擘:补革切。擘,裂也。”可见,“擘”字本有分、裂之意。《册府元龟》卷494《邦计部·山泽》记后唐长兴四年五月七日诸道盐铁转运使奏云:“切(窃)以两池荆棘峻阻,不通人行,四面各置场门弓射,分擘盐池地方居住,并在棘围内,更不别有差遣,祇令巡护盐池。”又记周广顺二年(952年)九月十八日敕云:“州县城镇郭下人户,系屋税合请盐者,若是州府,并于城内请给,……若县镇郭下人户,城外别有庄田,亦仰本县预前分擘开坐。勿令一处分给供使⑥”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377记元祐元年(1086年)诏亦有“天下州县,遂打量街道,分擘沟渠。虽是已出租之地,但系侵占丈尺,并令别纳租钱”等语。这里所谓的“分擘”,也都是区划之意。

再看“擘”字读音的演变。东汉,“擘”字辟声,博尸切。宋代,“擘”字,补革切(《宋本玉篇》卷26《革部》“革:居核切”)。现代,“擘”字读为bāi、bò。中唐时期“擘”字的读音应近于宋。若此推测不误,则吐蕃占领敦煌时期,“擘”字与“phyugs”也并非对音。子年左二将索宪忠等户户状中之“午年擘三部落”云云,就更不可能指吐蕃五茹六十东岱制中的phyugsmtsams部落,而是指午年分三部落之时。前已推论,左二将索宪忠等户上户状的“子”年是公元820年。此前之“午”年,可以是庚午(790年),也可以是“壬午”(802年)、“甲午”(814年)。为了确指公元790年之“庚午”,故于“午年”之后,又加上“擘三部落”这一事件。这么一来,时间概念就更加明确了。

这里顺便谈谈子年左二将汜住住户状中二奴一婢被“论悉列夕将去”的问题。王尧、陈践同志《敦煌藏文写卷P.T.1083、1085号研究》一文介绍了亥年陇州军帐会议颁布的一份告牒。该牒称:

“兹据唐人二部落使禀称:‘此前,沙州汉户女子每为吐蕃、孙波及个别尚论以婚配为名,抄掠而去,(实则)多沦为奴婢。凡已属赞普之子民均已向上峰呈报,不得随意抄掠。应如通颊之子女,不予别部婚配,而允其自行择偶’云云等情。据此,(迨后)不准无耻之辈持印牌前来择配,而允其自行择偶。”

王、陈二位以为汜住住户之“奴紧子”、“奴金刚”“婢落娘”被吐蕃官员“论悉列夕将去”乃午年分部落前事。笔者以为此说或误。据汜住住户状,奴紧子等三人都是“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”(时乃汜住住之父汜国珍当户),其被论悉列夕将去,当在午年擘三部落之后。换言之,吐蕃官员掠夺汉户女子(实际上不限于女子,至少也包括奴、婢),午年擘三部落后仍时有发生。亥年陇州军帐会议后是否完全制止,尚不得而知。

前已述及,吐蕃占领敦煌后曾于午年划分三个部落,敦煌名门阴嘉珍担任“沙州三部落仓曹及支计等使”。据阴处士修功德记,阴嘉珍之兄阴嘉政于“赞普启关之后,左衽迁阶,及宰辅给印之初,垂祛补职蕃朝,改受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”。我以为,“道门亲表部落”应即当时沙州三部落之一;“僧尼部落”或即“道门亲表部落”之异

称。此外之两部落，或即“悉东萨部落”与“纥骨萨部落”。吐蕃时期敦煌汉文契约文书中，此两部落之名也最为常见^⑦。P.T.1083卷亥年藏文文书与P.T.1085卷辰年藏文文书皆仅提及“沙州二唐人部落”，这是因为此两件藏文文书主要涉及沙州民户事务，故不包括僧尼部落。至于“行人部落”与“丝绵部落”，或为庚午肇三部落以后续建，以特种职业为特征的专业部落，不包括在沙州三部落数内。汉文契约文书中偶见的“上部落”、“下部落”、“中元部落”等等，可能是庚午年以后续建的部落，也可能是“悉东萨部落”、“纥骨萨部落”的异称。若此说无大误，则子年左二将索宪忠等户不属悉东萨部落，即属纥骨萨部落，两者应居其一。以上所论，纯属猜测，俟熟黯吐蕃时期藏汉文书学者订正。

注 释：

- ① 《敦煌藏文写卷P·T·1083、1085号研究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84年第5期。
- ② 这里采用贞元三年（787年）陷蕃说。若取建中二年（781年）陷蕃说，因兴元元年（784年、甲子）尚未划分部落，左二将户将也必不成于784年。
- ③ 见藤枝晃《吐蕃支配期的敦煌》及山口瑞凤《吐蕃的敦煌支配期间》等文。
- ④ 《敦煌藏文写卷P·T·1083、1085号研究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84年第五期。
- ⑤ 《沙州文录·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功德记》。
- ⑥ 《旧五代史》卷146《食货志》注引《五代会要》亦记为“……亦仰本县预先分擘开坐。”但光绪十一年上海书局本、武英殿聚珍本《五代会要》卷27，皆为“亦仰本县预先分劈”。笔者以为应以《册府元龟》、《旧五代史》注引《五代会要》为是。“擘”改为“劈”，字虽易而意同。
- ⑦ 据《沙州文录补·康再荣建宅文》，我们还知道康再荣曾任“沙州大蕃纥骨萨部落使”。